

香港 三育圖書公司

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 甲編

曹聚仁編



曹聚仁編

上海圖書有限公司

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

(甲編)

暨南大學

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甲編〕

曹聚仁編

出版發行：**三育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33號二樓
San Yu Publishing Co. Ltd.

33, Austin Road 1/F., Kowloon, Hong Kong

印刷：**永生印刷公司**
九龍馬頭圍道二三二號

1979年10月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甲編

曹聚仁編

引言——致讀者

曹聚仁

一九四〇年，我寫了一篇「新聞文藝論」，刊在前線日報上，也曾收在「大江南線」的緒論中。我把這本軍事通訊集送給朱自清先生，他覆信特地提到我那篇「新聞文藝論」，說他在成都講演現代文學時，曾經引用了我的意見。而且他如良友編選的新文學大系的散文選一樣，選一部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其後抗戰勝利，聯合大學遷回北京，朱師已回到清華大學；可是，社會政治一直不安定，出版界也打不出計劃來；他並未把「報告文選」編成。其後不久，他病逝北平，只留下這麼一句諾言了。我呢，也有好幾回，想把這一文選編起來；可奈旅居海外，實在難於搜集書刊報紙。直到五年前，先後回到北京，搜尋了一些舊報刊，才動手編起來。幸得三育圖書公司車載青先生的同意，在出版上盡了力，這部比較有意義的分量較多的文選，得與世人相見了。

報告文學（Reportage）乃是現代工業社會，適應機械化生產的報紙的新體文學。日本當代文學家，厨川白村曾於出了象牙之塔論小品文那一節中說過：

『起於法蘭西，繁榮於英國的小品散文（Essay）是和報刊事業保持着密接的關係而發達的。十八世紀的愛迪生（J. Addison）斯台爾（R. Steele）的時代不待言，前世紀中，蘭勃（Lamb）亨德（T. Hunt）哈茲列德（Wm Hazlitt）那些人們的超拔的作品，也大抵為定期刊行物而作。尤其在現在英國文壇上，倘是帶着文筆的人，不為新聞雜誌而作小品散文者，簡直可以說是少有。極其佩服法國文學的培洛克（H. Belloc）開口就笑天外奇想驚人的契斯透敦（G. K. Chesterton）其實

就以這樣的文章風動天下的，所以了不得。恰如近代的短篇小說的流行，和新聞事業的發達有密接的關係一樣。兩三欄就讀完的簡短的文章，對定期刊行物很便當，也就是流行起來的原因之一。

在我們上一代的散文文體，也和曾國藩的思想範疇屬於宋明儒家的一般，他們的義法，也還是屬於桐城派的。桐城派所標出的「言之有序，言之有物」的典則，我們且不去談。過去屬於縉紳士大夫的文章，即以桐城派古文來說，大體詞句簡短，音節和諧，但局面狹小，如一家小園林，雖是小巧玲瓏，總無濶大雄偉氣度。一篇文章到了三千字，已算大文章，王安石所謂萬言書，也只是約略這麼算，並不及萬字。到了我們這一代，就拿梁啟超來說，他替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一寫就是七八萬字，下筆不能自休，再補充一點，就成了那本有名的清代學術概論了。單就這一點，要不是機械印刷的發達，決乎刊印不成的。所以我編刊現代中國報告文學，就從十九世紀末期的報刊文字始。這一點，我想朱師一定會同意的。

我一直沒有機會和朱自清先生討論報告文選的體例問題，因此，只能就他所編的詩歌選，以及新文學大系，其他各家所選的各編來推究出一條規範來。大體上已得以作家爲經，再來選集他們的代表作。但報告文學，有着新聞真實性的含量高低問題，我們不能不用史家的眼光來作第一回選擇的。我這麼說了，我相信朱師也一定會同意我的觀點的。

因此，我在甲編中，首先決定了四個課題：①民國建國初，袁世凱主政時代的朝野動態。那一時期，國民黨和北洋軍人的鬭爭是主潮，宋教仁被暗殺，及二次革命的失敗，轉入了袁世凱稱霸時

期。當時有一位申報駐北京記者黃遠生，他既不是國民黨這一邊的，也不是袁世凱那一邊；他的政治觀點接近梁啟超那一派。他那時通信中所報導的，正確性很高，這是我所選的第一部分。他的通信稿，見於遠生遺著，歷來編著民國初年的歷史，都取材於其中，我選了十分之一左右。

②關於中日條約以及袁世凱稱帝的內幕，當時，劉成禺寫了洪憲紀事詩注。後來，他世載堂雜憶中有所補充。劉氏富有史才，也有深遠的史識，他的史筆，暢達有風趣。這就是我所選的第二部分。在洪憲起伏興亡中，還有一個幕後重要人物陳宦，成禺筆下的陳宦，鮮活有生氣，傳世之作，也就選在這一分中。

③報告文學，源始於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我已說過了。梁氏的新文體，便是新聞文藝。但他們所着力的都是政論，並非新聞報導。即算有報導，也是夾敘夾議的多。我本來想選梁啟超的戊戌政變為第一分，細看實在不行。好在反袁運動的雲南起義，他也是主要人物。他以幕中人寫反袁起義經過，自是第一手史料。這便是我所選的第三部分：反袁運動。

④照說，應該選北洋軍閥的衍化、混亂的新聞報導為第四分，卻找不到適當的材料。而陶菊隱先生的幾種小冊子，已經是專史，不是新聞報導了。那時，時報駐北京記者徐彬彬，對北洋軍閥末期的活動，報導得十分生動，說報告文學的一等文字。假如說黃遠生先生所寫的是山水畫，彬彬所寫的乃是漫畫。在報告文學中別具一格，這是第四分。

爲了讀者了解時事，我就寫了現代中國通鑑來作輔助。在我說來，當然現代中國通鑑是「正編」，這一報告文學選則是副編。

報告文學雜論

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甲編

目次

引言——致讀者……………一

報告文學雜論

一個新聞界舊人之自身經驗談……………陳布雷……………一

採訪雜憶……………彭子岡……………五

報告文學論……………曹聚仁……………一一

第一分 民初袁世凱主政時期

黃遠庸政治通信……………二五

政界內形記……………二七

最近之祕密政聞……………三二

外交部之廚子……………三五

喬粧打扮之內閣·····	三八
張振武案始末記·····	四二
記孫中山·····	五三
政談窃聽錄·····	六六
津門通信·····	七一
內務總長之研究·····	七四
外交總長宅中之茶會·····	七六
北京之新年·····	八〇
政海之一勺·····	八五
春雲初展之政局·····	九一
宋遜初死後之觀察·····	九八
悶葫蘆之政局·····	一〇二
最近之大勢·····	一〇八
無理想無解決無希望之政局·····	一一三
最近之北京·····	一二二
記新內閣·····	一三二
舊日日記·····	一三六

舊歷新年之一瞥……………一四四

新政局……………一四九

談屑……………一五七

與甲寅雜誌記者書……………一六三

第三分 洪憲記聞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一六七

新華宮祕密外交……………一六九

陳宦——洪憲第一人物……………一八六

第三分 護國戰役通訊

梁啟超：新文體……………一九九

國體戰爭躬歷談……………二〇一

從軍日記……………二〇六

護國戰役回顧談……………二一三

第四分 北洋軍閥之暮景

徐彬彬：北洋軍閥混亂時期時報通訊……………二二九

吉兆與延慶之輪迴·····	二三一
雄心未已之國字號·····	二三五
逐鹿之場·····	二三八
兩位大慙·····	二四二
重圍綴筆·····	二四四
都市奇觀·····	二四六
熱鬧之園·····	二四八
極難安頓·····	二五一
玉雨將到之北京·····	二五五
歡迎·····	二五七
發展·····	二五九
大典記盛·····	二六二
兄弟·····	二六四
傍午·····	二六七
枝枝節節之「節」·····	二七〇
一頭動的時期之聞見·····	二七二
節與錢·····	二七四

苦節·····	二七六
二次閉幕之民黨·····	二七九
又一番氣象·····	二八一
恢復奉直之趨勢·····	二八三
稍有頭緒·····	二八五
爭棋再記·····	二八七
戰動餘聞·····	二八九
三統相持·····	二九一

一個新聞界舊人之自身經驗談

陳布雷

余一出學校之門，即入報館；至今回想當年新聞記者之生活，真如遊子之苦憶其故鄉，雖知其不可能，亦常作還家之夢。不辭落伍之嫌，仍思僭附於同業，敬撫述舊時所聞與所感，一論新聞記者修養進步之道。

以余個人之經驗，一個新聞記者欲努力求進，第一，必須有良師以爲指導；第二，必須有畏友以資策勵；第三，必須修學術以擴知聞；第四，必須廣社交以增常識；第五，必須博通新聞事業一切之經營，使「言之有文」者「行之可遠」。

何以必須有良師？如何求良師？最好莫如在同業中求之。憶余初入報界，在辛亥之夏，服務於上海天鐸報；先余而任天鐸評論者，爲戴君季陶，早著聲聞，頗有盛極難繼之感。其時甫出校門。心中常懷惴惴。一日，投刺往謁于右任先生於民立報社，知爲籌畫革命外出開會而未遇，乃求見宋漁父先生。宋先生接見余於編輯室，詢年齡學歷畢，猝然問余：「何以輟學而來報界？願聞君之動機？」余答以「入報界爲求增長學問而來，余視報館生活爲學校之延長」。宋君呼隔座之呂天民（志伊）先生而笑曰：「君聞之乎？此君乃以報界爲學校，寧非海上奇談！」然自此視余如弟子，常招往談話，對作文爲學，處處熱心指示之。天鐸報每有余之評論，宋君以爲可，必獎借之；以爲不可，必指正之。以其爲同業也，故所教誨指導者，倍感其親切而有用。余自識宋君，益自知學問

之不足，而對新聞事業益感覺興趣之濃厚。後十年而入商報，宋先生墓木拱矣，然未嘗一日忘其惠也。

何謂有畏友以相策勵？亦莫如於同業中求之。新聞記者爲自由職業，其勤其惰，無人爲嚴格之督促。惟同業之中如有一二先進，特別奮發，則不能不感動鼓舞，不能不自己鞭策，懸爲奮鬥之目標而努力以追隨之。就余個人在商報時期之經驗言：其時在平津，有陳博生先生（晨報），顏旨微先生（益世報），其論議之謹嚴充實，篇篇可誦。在上海有邵力子先生（民國日報），其文字之犀利，號召力之雄偉，望塵莫及。我皆視爲畏友，視爲良師。而張季鸞先生，彼時在中華新報，其報館處境甚困，設備甚簡，報紙推銷之不得力，較之商報尤過之。但季鸞先生絲毫不放鬆，熱情橫溢，興趣濃厚。余在商報，平均每十日撰文八篇；季鸞先生則每日有一篇論文，眼光四射，論旨周匝，從不作謾罵之文，亦絕無敷衍之作。彼之論文，余日日誦之，彼之全神貫注，余更心儀之，亦奔走駭汗以企及於萬一。至今追念，余當時得有尺寸成就，皆賴有畏友在前，雖篤弱亦不能不自奮也。

新聞記者所宜修習之學術，余以應特別注重於歷史（尤其現代史）與地理，應爲「周知四國」而認識時代一般潮流之演進。以余個人經驗言，余在學校時，最愛讀當時報紙縱論內外大勢之論文，而學校課程又特重於史地，以是興趣所近，早立志作一新聞記者。將畢業之前，偶閱英文謎語集，有下列有趣味之一條：「問有一字而能將六合八荒無所不包者乎？（祇限四個字母組成之單音字。）曰新聞，蓋謂新聞一詞在英文中乃以北（N）東（E）西（W）南（S）四字母組成者也。」余誦此語，甚感興味。因念新聞事業之職責，本在於通四方之郵。「轍環天下」之孔子，手寫當時

現代史，即自謂「而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得力所在，可以想見。故余入報界以後，所最留心修習者，仍爲關於國際國內之史地知識，而兼修二種之外國語以輔之。惜未能作旅行訪問，以充實其學識。然此一見解，當可爲有志服務報界諸君求知之一助。

書面知識以外，更應特重社會之常識。關於此點，亦願追述與一報界故友之談話。戈君公振，時報多年之記者，報界最努力之一人也。余在商報時，常喜與之相過從。某日敘談，戈君語余曰：「時事新報之張君東蓀，不喜作評論，嘗謂評論之於報紙，頗如吾人顏面之有眉。眉者，五官以外無用之長物，但去之則醜怪可笑；姑存一格，不值以全力赴之。」余告戈君：「我之所見則異是，評論非眉也，而實爲報紙之目；如爲人畫像，若雙目有光，則全神皆振」。戈君曰：「然，評論猶目也，而評論記者更應善用其自身之目，要照澈世界，洞矚古今以迄於未來。」余更語戈君：「吾人不僅當善用其目，善用其喉舌，善用其作文之腕，且須用吾人之耳，吾人不僅應敏於觀察，且當善於聽察，當聽於無聲，當從街頭、菜場、以及電車中聽種種無聲之音；當從世界電訊中，聽種種未發之音。」戈君曰：「君言善矣而未盡也。今之新聞界習語中，有謂『新聞鼻』者，謂當如獵犬，以嗅覺尋迹目的物所在而獲之，訪新聞當如是，求知事物真相亦當如是。君今用目用耳，尚未知用鼻，何以故？君之努力不出於編輯室，不喜作社交，故接觸之人物不廣，實際之常識不豐，譬如獵犬株守於庭園，如何能得珍禽異獸耶？」戈君此言，實能道余之所短，余習與性成，終不能改。然現代之新聞記者，實應廣社交以擴見聞。

欲作一良好有用之記者，使新聞紙能發生偉大之效用，必當通習新聞事業之一般經營；此意余

在上海商報時，曾聞之於潘君公弼。蓋公弼在時事新報，自校對、編輯、評論、排版、印刷、推銷與廣告營業之各部分，無不一一習練而嫺熟之。當時海上報界中，惟邵力子先生，兼擅經營事務與編輯之長，號稱多能，然未如公弼之博習而用力久也。公弼嘗謂余曰：「君祇知殫盡心力著作論文，余滋爲君可惜；若報紙銷行不廣遠，祇供自賞耳。司編輯評論者，非調查發行狀況，不能知讀者之成分與反應，非促進報紙之銷行，不足以收普及言論之效果」。此又一經驗有得之言。今日新聞記者之責任，視吾儕在十餘年前所任者更倍之，如在戰地前線發行日報，或深入內地辦理地方報紙，更非以一身而兼備衆長不可。近時各大學開設之新聞系，已注意於整個新聞業務之講授，是誠後起諸君之幸也。

上述五點，意極平凡，而皆爲自身經歷之言；屬筆至此，瞻望我國新聞界今後之進步，實不勝其興奮。天與木鐸，鼓吹中興，機會之盛，千載一時，願我同志，各自珍重！蓋中國革命建國史上，正有光輝之一頁，留待他日寫上我戰時新聞記者奮鬥之功績也。